

2017年的世界新秩序是什么?

萬維讀者網報道: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評作者塞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的文章說,2017年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我們會否目擊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逐漸衰微?而這個已有七十年歷史的秩序,一向是由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所控制。

1991年蘇聯崩潰後,美國成爲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強權。美國的強權促成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全球化貿易把世界各國聯繫在一起。市場和政府監督結合的美國經濟和政治模式,被世界各國競相仿效。1990年至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證明,無人能夠挑戰美國。世界少數國家擁有可怕的核武器,美國和俄國雖然數量最多,但也都深知核戰下大家只有一起死的道理。

世界經濟已經放緩。實際上所有主要國家,如美國、中國、德國等的經濟增長,都從一度達到的高位滑落。更大的繁榮和民主政治之間假定存在的聯繫,出人意料地並未實現。

民主理想破滅伴隨着對經濟的失望。

全球化及貿易聲譽掃地,被視爲西方發達社會工資降低,失業增加的罪魁禍首。隨着人口老齡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受到極大壓力,在難以承受的社會福利重擔下苦苦掙扎。公衆輿論轉向經濟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而不是加強民主觀念。這就是英國脫歐和川普崛起的背景。

唯一超級大國的概念也沒有市場。實力,是實現願望的能力。以此衡量中國和俄國,都是重要的強權國家。“超級大國”的稱謂,的確可能是誤導或過時的說法。美國不可能派遣部隊到熱點地區爲所欲爲。核



共識正在受到侵蝕。北韓已擁有核武器。伊朗有朝一日也會擁有。越多國家擁有核武,某些國家就越有可能作出災難性的誤判。

二戰以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磕磕碰碰。當美國希望促進和平、繁榮、穩定和民主社會時,這個戰略從軍事上保護了盟國,抵制了共產主義的心理和政治訴求。這個戰略雖然遭到許多挫折,但總的來說是成功的。歐洲和日本得到重建,蘇聯土崩瓦解,共產主義信譽掃地。

美國力求設計冷戰後的國際秩序。但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其他國家的反應,以及歷史的複雜性。由

於很多原因,現在的國際秩序複雜多變。中國、俄國和許多國家討厭美國的領導角色。很多美國人也厭煩擔當這種角色。尤其新科技,如電子商務、網絡戰等,進一步重新分配權力和影響力。

總之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領導力基本維持了世界和平。不論我們喜不喜歡,美國是獨一無二的世界警察。奇怪的是,美國領導人往往幫倒忙,削弱美國的力量。奧巴馬對軍事力量的輕視有目共睹,結果導致盟國和敵人都都不重視美國在敘利亞等地的戰鬥力。

川普對虛弱的國際秩序有自己的看法。他選擇的戰場是貿易。他威脅大幅提陸中國貨和墨西哥貨的進口關稅。如果觸發一場貿易戰,效果對美國工人和機構可能適得其反。

基辛格在其最新的書《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認爲,當國際秩序從一個體系向另一個轉移時,世界處於最大的危險中。這一警告發人深省。

正當美國新舊政府的交替在緊鑼密鼓中悄然進行之際,就在美國的選舉人團最終確定了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幾天之後,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悄悄地簽署了一個新的法案《反外國宣傳造謠法》,英文是“Countering Foreign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ct”。這個法案是夾帶在2017年美國國防預算法案 NDAA 2017當中的,由國會“打包”交給奧巴馬。奧巴馬在2016年12月23日那天簽署 NDAA 2017時,雖然對其中的一些條款發表了不同意見,但他並沒有對這個“反外國宣傳造謠法”持任何反對意見。

這個法案最先是在2016年三月由共和黨籍的波特曼參議員(Rob Portman)以及民主黨籍的墨菲參議員(Chris Murphy)共同提出,原名叫《反宣傳戰爭法》(又譯《反信息戰法案》)(Countering Information Warfare Act of 2016)。那個版本的原文鏈接是: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4th-congress/senate-bill/2692>。之後這個法案在7月以現在的名稱再度提出,在12月8號通過: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4th-congress/senate-bill/3274/text>。

下插刀子的事也是家常便飯,但在公開和正式的場合以及文件中使用“敵人”這個字眼描繪對方確實令人玩味。

即便在冷戰期間,甚至在二戰中各國打的難解難分的時候,麵對前蘇聯以及納粹德國的宣傳部所散發的大量虛假信息,盟國並沒有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識別謠言和反製敵方的宣傳。這應該是因為自由世界的自信心。當然,那個時代雖然納粹以及蘇聯的一些宣傳品會多

淺析美國的“反外國宣傳造謠法”

多少少傳播到自由世界,但其途徑極爲有限,主流媒體以及大眾傳播系統基本上可以自行對其“消毒”,政府無須干預。衛星新聞傳播的便利以及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革命,打破了國與國的界線,讓信息以全新的方式傳播,其“滲透”能力讓傳統的傳媒望其項背。尤其是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大眾可以自由選擇接收何種信息,而大眾的喜



好卻是捉摸不定的,這就使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麵,外國的信息可以自由傳播進來,沒有誰會對其加點“腳註”或“批語”,人們可以看見“原版”的信息。另一方麵,任何一個外國的“宣傳工作者”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任何國家的網站註冊一個ID,然後就開始“外宣”。而讀者往往無法知道此人的任何背景。所以這種“滲透”是“於無聲處”的,而其宣傳效果可能會是難以估量的。如何應對這種新的“挑戰”呢?這或許就是波特曼議員起草這個法案的原因。

當然,上麵這隻筆是筆者的猜測。筆者在奧巴馬總統簽署這個法案的第二天就註意到了這件事,但一直等到今天才做出點評,主要是在靜等專家們的評論。最早看到中文的有關此事的評論來自於《美國之音》年底的一個訪談,其標題十分抓眼球:“時事大家談:反擊中俄五毛!奧巴馬簽署‘反外國宣傳造謠法’”。這個訪談的內容也多半圍繞著海外“五毛”而發揮的。《美國之音》的這個節目將此法案解讀爲“反五毛法”。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這個法案是在2016年3月就提出來了,但在美國大選結束後才在參眾兩院最後通過的。2016年大選結束後,美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奧巴馬當局把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裏的失敗歸罪於俄國政府干涉的結果,強調美

同說法,就是俄羅斯政府使用黑客截獲了民主黨以及希拉裏競選團隊的電子郵件以及內部文件,將其送給維基解密,公諸於世,這對希拉裏的選情造成了無法估量的負面影響。如果這一說法成立,那麼《美國之音》的“反五毛”解讀就不能成立了。因爲“五毛”和黑客不是一類人。去年三月波特曼議員在提出這一法案時,公開點了RT和CCTV這兩家國外官方新聞機構的名,用此例舉外國新聞機構在美國電視網

絡中的傳播及作用。但必須分清的是:這兩家新聞機構都不屬於“五毛”的範疇。另外,RT和CCTV頻道早就在美國電視網絡中廣泛存在,但收看率一直不高。筆者十幾年前就可在家中的Dish Network收看免費的CCTV4,但主要是爲了看春晚和一些其它綜藝節目。究竟有多少美國觀眾會接受其政治宣傳呢?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您心裏有數的。

根據劉雲平議員在該法案通過了眾議院的表決後發表的一則聲明(<https://lieu.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congressman-lieu-statement-house-passage-2017-ndaa>),這個“反外國宣傳造謠法”主要是針對俄國的。估計中國大概不過是個“陪綁”。如果真有外國政府幹預了美國的2016年大選的話,可以說來自中國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國內微信上曾經廣泛流傳馬雲、趙薇等名流捐款給希拉裏的競選。這些傳言無法證實,但即便是真的,其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計,甚至適得其反(美國大選,外國人不可以捐款支持)。

別人也拿出“微信”來說事,認爲中國造的微信在2016年大選中被美國華裔廣泛使用,中國通過微信影響美國大選。這更是無稽之談。“挺川”和“挺希”的華人選民大多使用了微信來為自己一方的候選人辯護和拉票,並批評對方的候選人,這是事實,並且這個情況延續至今,但那都是選民自己的行動,和微信的公司騰訊沒有半毛錢的關係。筆者曾經多次去騰訊視頻網站試圖上載“挺川”的視頻,以便“川粉”們在微信上分享,然而令筆者惱火的是,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沒有通過騰訊的審核。少有的幾次,審核通過了,都是因爲筆者將其內容描繪成娛樂或商業技術性視頻(例如,將飛行挺川視頻描繪成“使用飛機拖拽商業廣告,居然還有技術玄機!看這大鳥起飛的過程,一定要先把廣告掛放在……”)。

筆者查看了“反外國宣傳造謠法”簽署的這十幾天中的英文評論,發現那些評論很有意思。首先,不論在美國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當中,甚至在美國的傳統媒體上,這個法案不但沒有“好評如潮”,反而引發諸多的質疑和反對聲。筆者大體歸納一下:

第一,這個法案其針對性是很明顯的:俄羅斯的“大外宣”活動。但執行者將是川普行政機構。川普和他的行政班子似乎和普京並沒有深仇大恨,要“深挖”和“斬斷”普京的“黑手”,似乎並非難事,因爲普京不像是個楞頭青。但同樣是這個法案,卻可以用來調查和反擊網絡上十分普遍的來自於極端穆斯林的泛美言論。世界各國的不少恐怖主義分子利用互聯網發展和擴大隊伍,招募新兵,而且在發動恐怖襲擊前,會在網絡上留下一些“豪言壯語”。這既是極其惡毒的反美和反西方宣傳,又是明顯的造謠。川普行政當局是否可以依照這個法案反擊那些恐怖主義分子的極端言論呢?

第二,這個法案中提出“develop and disseminate fact-based narratives to counter effron-

tery propaganda”,也就是用事實真相來反擊那些無恥的謠言。那麼,誰來鑒別消息的真偽?什麼是真相?什麼是假消息或“造謠”?用什麼標準來鑒別真偽?誰是鑒別真偽的權威?如果把這件事交給民間機構去做,那麼是否存在一個不具任何偏見且可以客觀地核實新聞真偽性的民間機構呢?盡管許多組織都聲稱自己是這樣的,但這樣的民間機構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那麼,如果由政府來斷定新聞的真偽性,情況是不是會更加糟糕?政府管“喉舌”,那誰來監督政府?這個“反外國宣傳造謠法”授權成立的“全球參與中心”,會不會變成一個“真理部”(Truth Ministry)或宣傳部(Propaganda Factory)呢?

第三,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美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如果說互聯網上“假消息滿天飛”的話,那麼仔細調查一下,那些所謂的“假消息”多半出自於美國普通老百姓之口,而非來自於外國情報機構,而且傳播“假消息”的也絕大多數都是美國普通網民。例如比爾克林頓的“黑人兒子”那個“假消息”,就是一位名曰Danney Williams-Clinton的黑人小子自己傳出來的(<https://www.facebook.com/Danneywilliam/>)。對於這些所謂的“假消息”是否要使用政府提供的資源進行打壓?誰又能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假消息?“第一修正案”裏並沒有明確規定“假消息”或“謠言”不在言論自由的範疇。如何才能既不違憲又能反擊“假消息”?

第四,專家們對於“造謠”或“假消息”的一個判別方法,是其來源。“專家”們對於那些來自於小媒體或自媒體(independent press, alternative news or media outlet)的消息,往往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對那些來自大媒體或主流媒體的消息往往自然而然地看作是“真消息”。但是大媒體或主流媒體發布的假消息或造謠也是



相當可觀的。例如在投票前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都一再認爲川普根本無法突破民主黨在東北部的幾個“防火牆”州,希拉裏距離270票差兩票,而川普至少差50票。這些算假消息還是真消息?很多小媒體和小網站對於這個“反外國宣傳造謠法”深表擔憂。須知今天的大媒體也是由小做大的。有些新聞的來源確實不那麼“正路”,例如維基解密的所有消息都是靠黑客深挖出來的,但到目前爲止雖然那些消息引發了一些人的憤怒卻還沒有聽說有誰說那些消息是造謠。“全球參與中心”是否要管一管來自維基解密的消息呢?如果要管這個,那麼紐約時報關於川普“下流話”的那個視頻的來源更不“正路”,是不是也要管一管?

根據“反外國宣傳造謠法”,美國國務院很快就會建立一個“全球參與中心”並獲得1.6億美元的財政撥款。作爲一個負責任的選民和納稅人,以及一位信息安全專業人員,筆者很有興趣近距離觀察其運行和操作。互聯網打破了國與國的信息壁壘,使信息更加迅速和無阻礙地傳播。作爲代價,這其中必定是魚龍混雜。美國可能是信息無阻礙傳播的某種“受害者”,但肯定也是受益者。這種信息“滲透”是雙向的。美國的信息也通過互聯網更加有效地傳遍世界,這次美國大選得到了世界網民的前所未有的關注就是一個證據。究竟是否有必要使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建立一個反偽信息的聯邦政府機構,這件事值得商榷。但願這是一個有益無害的法案。文:解瀆



國17個情報機構一致認爲俄羅斯干涉了美國大選,暗中幫助了川普打贏選戰。國會中兩黨都有人相信這種指控。這可能是大選後這一法案在兩院順利通過,以及奧巴馬很快就將其簽署生效的原因。希拉裏在12月16日(選舉人團投票之前)發表了一個公開講話,指責普京“報私仇”,毀了她的總統夢。這些指控的一個共